

父母有哪些骚操作让你至今记忆犹新？

大二时，我辅导员特想买一大山石，立在学院门口，还让我们兑钱，拿 200 块钱。

因为不交钱，我和辅导员杠上了，被各种穿小鞋，还被请了家长。

辅导员说我们诽谤学院，不敬师长，

结果我爸，巧用妙计，愣是让这辅导员赔了夫人又折兵。

毕业都两年了，现在还能时不时想到这个百年一遇的奇葩，那就称呼她为「齐老师」吧。

你们知道那种山石吧，大一些的立在校园大门口，小一点的立在教学楼门口，还有再小点的，竖起来的，还能立在室内。

可无论大小，这些山石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丑。

明明很大自然的造物，非要搞个红色油漆大字写在上面，如果字一多，连排版留白都不讲究了，怎么看都是丑。

大二的时候，我们辅导员就想买这么一块石头。

立在学院门口???

当时我们学院在教学楼二层，所谓「学院门口」就是正常楼道加了个玻璃门，挂了个牌子。

就这，还要再加个丑石头???

中午集中放课时，简直就是给拥挤人群挡路的。

但是辅导员就是想买。

为什么轮得到她买，而不是学院出面买？

因为她要给她今年的辅导员工作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有了想法后，辅导员找上了我们。

那天她让班委通知大家五点半下课后别走，开班会。

还没下课，辅导员就大驾光临到教室门口，等着我们。

采访课老师下课走了之后，她进来先是铺垫了一大堆，告诉我们，校园与学生之间血浓于水的关系。

还说了一句，「今天，你以 x 大为荣，明天，x 大以你为荣。」

大家就很迷，啥意思？

然后她继续说，「等你们走出这个学校，谁还记得你们曾经是这里的一员呢？」

这就更逗了。

我没走出学校，也没见谁记得我是这里的一员，她齐老师本人，可能到现在也没记住我的名字呢。

况且，我们学校又不是清华北大、985/211，我被它记得有什么用？

半个多小时的游说后，我们才知道她的真实意图。

她想定做个丑石头，立在学院门口，上面不仅会写上我们学院的院训，还有齐老师她的全名，以及 2016 级新闻班全体同学。

我掐指一算，好么，不算标点空格，21 个字。

又是一块丑上天的石头。

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辅导员想让我们一起出钱买，每人 200 块大洋。

我内心一声妈卖批就要骂出来了！

WQNMLGDDDDDB 啊！

她自己想充面子，冲业绩，为啥让我们出钱？

班里同学都很无语，但她没等我们的情绪发酵，就先发制人。

直接交代班长，「你把这个事情跟进一下。」

然后就走了？

之前一进门时那商量的口吻已经完全被她抛诸脑后了，俨然板上钉钉的架势。

她离开教室后，大家就开始窃窃私语了，大部分是……骂街的。

班长一见情形不对，也不火上浇油，收拾完自己的米色双肩背，先让大家散会了。

等到了晚上，班长却在班级群里发信息了。

第一条：

【通知】关于众筹石雕事宜：全班同学每人 200 元，自愿原则，希望大家多多参与，为班级和学院增光。

第二条：

【打款方式】微信、支付宝均可，打到班长账户，统一收齐。

看完我就无语了。

「自愿原则」和「统一收齐」不矛盾吗？

都是新闻系的，以后都是文字工作者，现在跟我们玩这个里格楞？

但你既然写了自愿，我就当是自愿的听，所以我没交，我们整个寝室都没交。

2、

结果，我们被班长摆了一道。

两天后，班长在群里发了一个 EXCEL 文件，命名是——收款明细。

点开一看，统计了全班同学的名字，没交 200 块钱的同学表格上都标记了红色背景色，字体加粗，还在后面备注栏里加着几个大字——未交。

好家伙，不交点名，还标红你？

这就是「自愿原则」？

我当时就跟吃了一百只苍蝇一样恶心。

这个 EXCEL 里显示，全班 58 人，交钱的只有 13 个人。

可这 13 个人是谁呢？

有班委。

还有三个上学年拿到了国家助学金的同学。

大家看清楚啊，不是奖学金，是助学金——一个家里条件差才能拿到的国家补贴。

更巧的是，这三个人正是班长的同寝室友。

（好神奇呀！学校原来是按照家庭收入安排的寝室！）

这给我恶心的。

其实我们寝室有个女生才是真的贫困，我们是亲眼看着她的生活状态的。

她家是陕西某小县城的，暂时称呼她「小西」吧。

她连学费都是借的，每次吃饭都是一个比较咸的素菜加上米饭，什么化妆品都不买，只有一罐维 E 乳。

有一件小事，让我又心疼她又佩服她。

我们宿舍楼一楼水房有一排洗衣机，扫码付费的那种，三块钱洗一锅，我们一个礼拜最多洗一次，按理说，很便宜了。

但她从来都不用，每次都是手洗。

有一次我周末洗衣服，没几件，正好她换了床单，我就让她床单放我这一起洗了，床单这玩意儿咋手洗，手不得洗破了。

本来一件顺手的事情，但她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然后趁我们都不在的时候，把寝室的暖壶都打满热水当作感谢。

我们当时住六楼，每个人两个壶，她跑上跑下三四趟才能打满。

当时我真的心里酸酸的，都是一个年纪的女孩子，我下课回寝室上楼一趟都骂娘，小西一声不吭把活儿都干了。

除了真实的贫穷之外，她自己成绩常年稳定在班级前五。

就这样，却拿不到助学金，甚至连助学金报名的事情都不知道。

咱也不知道助学金标准到底是个啥，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

但之后我在心里不服了很久，而且再也不去跟我们隔了两个屋的班长寝室。

3、

群里发完那个表格后，谁都没吭气，除了咱辅导员。

「要学会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这是 200 块钱的事儿吗？这件事情本身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 200 块钱。你们身在集体之中，要学会为集体做贡献。」

「最重要的，对你们毕业也有好处。」

她这话，真是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啥都没说。

但懂的人都懂。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班长又发了几次《收款明细》V1、V2、V3 版，跟个催债的似的。

我们只是学生，想想自己还得在人家手底下待两年，大家陆陆续续还是把钱给交了。

包括我。

但小西没交，因为没钱就是没钱。

所以，她的名字每次出现在群里，都是标红的。

她寄望于班长说的那句——「自愿原则」。

只要没有明着强迫人，这个事就能过去吧？

4、

V3 版发完后，还是有三个人没交钱。

转天上午课结束后，辅导员风风火火地来了。

一进门就板着脸。

辅导员五官长得很寡淡，小眼睛小嘴的，偏偏是个高颧骨。

她平时从不化妆，总是一个低马尾露出发际线，也没啥头型可言。

我爸妈刚开学就看过她的照片，我爸当警察的，平时在派出所见的人多，就评价了一句「不好惹」。

我当时还觉得他说得太过分了，怎么可以以貌取人！

如今我就真想扇自己。

辅导员进门后可没有感谢 55 个人花着真金白银配合她的表演，反而话里话外嫌弃那没交钱的 3 个人。

可真行，不顾大面儿，专门挑刺儿。

「做人，不要目光太短浅。」

说着还要走下讲台，在教室里走两圈，走到没交钱的同学身边，就故意停顿下。

「这点小事都想占便宜。」

那张寡淡的脸依旧一脸丧气，跟死了爹似的。

「石雕上，写的是全一班一同一学一的名字，你不交钱，却要享受这份荣誉，那不就是让其他同学替你买单吗？」

真 JB 行，现在倒开始替学生着想了。

当时真是把我气坏了，特别想开口杠她。

但我又不太敢当第一个，结果有个男生（已经交过钱的）受不了了。

「喇」站起来了，低声喊了一句「傻逼」，拿起书包就走了。

猛啊兄 dei!

他走了之后，我们好多人都发出了讥笑。

结果辅导员愣没听出来是骂她的。

一直直勾勾地看着小西，说了一句「看看，有同学都看不下去你这种行为了。」

WTF???

就这智商，怎么当的辅导员？

小西跟我们这些看戏的人心情完全不一样，她已经被羞辱地头都不敢抬起来。

「让其他同学替你买单」这句话她很在意，觉得自己拖了后腿。

我看到她坐在座位上偷偷擦眼泪了。

辅导员也看到了，还挺得意自己把人骂哭了。

5、

最后，小西还是没交钱。

没钱，就是没钱。

谁不想要尊严，可是尊严需要用钱换的时候，没钱，就是没尊严。

还有另一个男生没交。

其实，差这 400 块，根本不耽误买那块丑石头，也不耽误辅导员的舔上计划。

但是，她就是不放过这两人，觉得他们不听话，损害了她在班里的权威，所以没事就来找茬。

那个男生根本不在乎。

他属于那种「老子有钱就是不给你」、「不惯你那臭毛病」，所以无论辅导员怎么对他，他完全不理睬，就叫他「杨不」吧。

所以，痛苦的只剩我室友。

6、

大二下学期，辅导员找了个借口把我室友的生活分扣到了 0 分。

这得生活多不能自理，才能得了个零蛋？

就算瘫了，都不至于拿个 0 吧？

导致的结果，就是那学期我们宿舍成为了班里生活分最低的一屋，甚至比特别邋遢的男生宿舍分数还低。

我太知道辅导员这手段了。

我爸之前跟我说过，一些没底线的人想要报复一个人，专门骚扰对方身边无辜的人。

无辜的人生活被打扰了，肯定要去找当事人，然后当事人就认怂了，比如催债公司给欠款人朋友半夜打电话推销棺材。

现在我们这位高校辅导员也来这么脏的一招，我看不下去了。

我当时是室长，去和辅导员交涉。

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两个年轻辅导员，一个学院书记，都在办公和……消消乐。

我挺客气地开口问：「齐老师，我们 602 寝室的生活分这次挺低的，想问问是怎么回事，我们平时在寝室，也没看到哪里很脏。」

结果辅导员根本不看我，也不正面回答我，一盆脏水先泼我身上。

「女孩子，生活分数比男寝还低，应该回去好好打扫，不是来跟我争。」

我艹？

办公室里几个人突然一起看我，消消乐也不玩了，那眼神，好像我是个多脏的女孩子一样。

顿时我火就上来了。

「分数都是您打的，我也想问，为什么比男寝低？」

辅导员没想到我直接开杠，终于肯正眼看我了。

「宿管阿姨都投诉到我这里来了，你们 602 味道太大，那谁的床单，几年没洗过了，你还挺理直气壮？不觉得丢脸？」

那谁说的就是小西。

她的床单，可是我前些日子一起放在洗衣机里洗的，脏个毛线。

怒火使我思路清晰，之前憋着的情绪，今天一股脑都倒出来了。

「齐老师，您说有宿管向您投诉，我们能不能知道具体是哪个宿管几月几号几点找您投诉的，她又是在几月几日几点查寝的时候闻到了味道？她闻到了什么味道？是否确定来自我们寝室？如果是，为什么没有直接告知我们，而是找您投诉？如果是，为什么之前没有，为什么之前我们宿舍的卫生都是基本满分？」

我也是没想到自己脑袋当时为什么如此灵光，嘴皮子为什么这么利索，可能是遗传自我爹吧。

辅导员听完就愣住了，根本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开始打起了官腔。

「这位同学（果然没记住我名字），你要学会正确地面对问题，有问题，就去解决问题，不要一味逃避，推卸责任。」

「我每天这么忙，我没有义务记得你们这些琐事的时间地点，好吗？我只要知道这个事情存在就可以了。」

「还有，你作为舍长，不好好反思自己宿舍为什么分低，反而来质问我？简直是本末倒置！」

「你要是做不了寝室长，你们宿舍就换个室长。」

娘亲啊，就一个寝室长称谓，还成了威胁我的工具了。

这玩意儿在一般学校不过就是寝室四个人商量着办，在齐老师这，还成了赏赐了。

此时，我和辅导员的火药味特别浓，办公室其他老师已经站起来劝架了。

我死死盯着她，一句话不说，大家都以为我被她呵斥住了，出来当和事佬。

年轻女辅导员放下了消消乐，开始茶，说「学生不听话慢慢管，别把自己气着」。

然后还看我一眼说「这位学生你先回去。」

男辅导员还算正常，只是让我先回去。

真逗。

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会善罢甘休？

我今天是干什么来的？

我今天就是来要原因的！

所以，我上前一步。

拿出来手机，打开录音，屏幕对着我那敬爱的辅导员说。

「齐老师，我开了录音，希望您对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负责。」

「现在我问您，为什么我们寝室生活分数这么低？希望您给我一个理由。」

齐老师不回答了，其他几个人也不劝架了，生怕自己的声音被录进去。

呵，你不出声就算完事了？

我继续说。

「我打开录音前，您给的理由是宿管阿姨投诉我们 602 味道太大，我不认可这个原因。」

「我问什么时间地点投诉的，您说您贵人事忙不记得。OK，这也正常。」

「那我要求把宿管阿姨叫来，我们三方正式沟通一下，您现在有空吗？我们去一趟宿舍楼下。」

齐老师彻底不回答了，变成她死死盯着我了。

还是没人敢说话。

真是有趣。

一屋成年人，连个屁都不敢放了。

7、

结果，我还是技低一筹。

本来都已经掌控住局面的我，输在了心软上。

他们几个人看对线不过我，换了个战术，一通卖惨、劝慰，就是不给我原因。

所以我还是没得到真实理由，被他们劝回去上课了。

我现在后悔的准备吃屎了。

因为我的心软直接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姓齐的孙子开始给我们穿小鞋。

在大学，辅导员和班长虽然权力大，但也不过就集中在那三项。

奖学金、助学金、入党申请。

一切事关学业、成绩、GPA，都是教授们说了算的，教授们才没这么多事儿，大家都是上课来下课走，哪有工夫跟学生发生矛盾。

你只要不在乎那三项，其实在大学，这些人根本不能拿你怎么样。

可偏偏小西在乎，她需要拿奖学金还借款。

助学金已经给了班长的「贫困」室友，只剩奖学金能争取了。

到了大三的时候评选大二奖学金的时候，小西被刷掉了。

我惊了。

她绩点全班第二，最后哪档奖学金都没她的？

后来她去问班长，班长告诉她去问辅导员，她又去问辅导员，我们敬爱的齐老师告诉小西，她没有资格评奖学金。

没有资格，听懂了吧，是没有资格。

因为我室友综测有一项生活分，是零分。

原来辅导员这王八蛋那次给生活分给 0 是一箭双雕，一边恶心小西身边的人给她压力，一边影响她拿奖学金。

而另一个同学，一个在班级 20 名徘徊的，比我还差，竟然评上了奖学金？

当天我陪室友去的办公室，我就站在学院门口那块破石头那等她。

看着石头上辅导员的大名，我恨不得拿笔在旁边画个王八。

室友出来的时候满脸泪，想都不用想，又被一通羞辱。

她跟我说，辅导员对她说了一句话。

「奖学金是奖励给人才的，有些人注定一辈子拿不到，注定一辈子成不了人才。」

啥？

奖学金诶！

看名字也知道了，针对学习的奖励。

我室友成绩第二，有恩必报，自律努力，这都不算人才？

班长那基霸玩意儿反倒成了人才了？

还是你齐老师自己是人才？

好好的国家奖学金，怎么就被霍霍成这样。

这次是真把我惹到了，奖学金我可以不要，但道理必须讲明白。

8、

不惹事，不怕事。

那是我爸教我的。

我当初报考新闻专业，本着培养自己悲悯的情怀，有一天能替无声者发声，现在，正是时候。

我没敢大范围声张，只联系了几个同学。

首先，我们寝室里的三个人（除了情绪低落的室友），加上两个男生，一个是那天撂下一句「傻逼」就走了的男生，就称呼他为「B 哥」吧，一个同样没交钱的杨不。

我们还起了个行动代号——PLAN F。

取英文 Fuck 的首字母。

我先是戏精上身，写了一篇沙雕女主读大学的文章，名为《为什么我遇上了这么奇葩的辅导员？》。

大家看标题还以为辅导员会成为我的男主，呃……

文章里着重写了班长和辅导员的伟大事迹，和辅导员对于石雕的钟爱。

全网同时连载。

我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辅导员的姓氏、新闻系、xx 级、学校硬件设施的描述，几个关键词一组合，网友也猜的差不多了。

然后，杨不写了一篇社论。

一看他写的，我直接汗颜。

我怕是出了校园也就能当个网编，但是他，努努力应该可以直接进人民日报了。

比如这句。

——「懵懂单纯」的学生，遇到了「急功近利」的教师，这让本该为国家培养奋发精神的大学校园，弥漫着市侩之浊气。

又比如这句。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桥梁，怎可因一己之私破坏教育之公开公平公正？

这是「人」能写出来的吗？

我们几个人直呼牛批。

当时我还瞎操心，给这篇起了几个名字，什么《大学校园教育乱象》、什么《高校教育之我看》。

杨不都给否了，他起了个简单的名字——《问责》。

又是一次高下立判。

极简，还直指核心。

B 哥家有钱，电脑带得动排版软件，里面装着正版 Adobe Indesign，他一晚上给排了版，还自掏腰包找了一个离学校老远的印刷店，印了 500 份。

我们当时很不解，互联网这么发达，咋还回归纸媒时代了？

B 哥说，这就叫初心。

厉害，让俺，再呼牛批。

然后趁着后半夜，我们把新闻学院学生主要覆盖的两栋宿舍楼都给扫了，每个房间塞了一张。

转天，整个学院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还没完，娱乐化传播还没做呢！

另外两个室友写的脚本，也拍成了狗血短剧，创意取材自《歪嘴赘婿》，发在了 B 站和抖音上。

感谢有钱人 B 哥，还给买了抖加。

9、

各种平台数据反馈都不错。

要是传播课老师知道了，怎么也得给我们个满分吧。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我们被校领导约谈了。

估计是班长那孙子告的密，因为有一天晚上她让我们签字时，进我们寝室了。

办公室里，书记和辅导员分坐两头，把我们几个人卡在中间。

辅导员先开口了，拿着短剧第二集封面诱导我们。

「是不是你们做的这个视频？PR 剪得挺好的啊？纪录片创作课可能得分肯定挺高的吧。」

我们没人吭声。

「别装傻，是不是你们。」

我们还不吭声。

看硬攻无效，辅导员改变了策略，瞬间柔和下来，演起了苦情戏。

只是她那一张脸，换成可怜兮兮的表情，也让人同情不起来。

「你们对我有意见可以直说，为什么一定要伤害我，我就是个普通辅导员而已啊。」

真恶心，可别侮辱「普通」俩字了。

我们依旧不吭声。

「你们以为你们针对的是我个人吗？这个事儿一旦发生，就不会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

「你们这么做是给学院抹黑，给学校抹黑。」

书记立刻跟上，俩人就跟商量好的似的。

「目前还没报上学校，你们看着办，暂时还有机会改过。」

「伤害学校的名誉，轻则毕不了业，重则……侮辱诽谤……」

紧接着，又是一连串明里暗里的威胁，什么告诉你们爹妈，以后找工作校招都会跟公司建议不要录取我们，档案上记一笔之类的……

深谙「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之道的我依旧不吭声，只要他们没有实证，我就不可能开口主动交代。

我们滚刀肉的样子把两个人逼急了，直接变了脸。

辅导员直接威胁。

「明天都不用去上课了，这事儿一天不交代，一天不用出现在课堂上。」

Shit，小鞋整大了。

10、

我这还开动脑酝酿怎么反驳，B 哥直接开大了。

他突然抬起了低着的头。

我当时害怕极了，不是要当叛徒吧。

在我们几个的注目下，B 哥慢悠悠走到了辅导员办公桌前。

大长胳膊一伸，突然抄起辅导员桌上的水杯，往办公室中间一摔。

杯子「啪」一声巨响碎了一地，里面泡的黑枸杞也散落地乱七八糟，有几颗还因为劲儿太大砸烂了。

我们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B 哥疯了？

大家纷纷看向 B 哥，他撇了撇嘴，一副拽上天的样子，不屑地看着书记和辅导员，右手食指正正地指着辅导员。

「凭你？」

「不让我上课？」

辅导员不自觉地一哆嗦，我明显从她眼中看到一丝害怕。

结果 B 哥下一句，把屋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B 哥说完，还冷笑了一声。

我们都愣住了，B 哥有背景？？？

辅导员和书记也被吓住了，半天没接上话。

「不让我毕业？」

「我保证最后让你跪下来求我收下毕业证！」

「不信你就试试，齐-老-师。」

说完「唠」摔门走了。

一如上学期骂完「傻逼」夺门而出的帅气。

辅导员和书记没想到 B 哥来这一出，也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唱了。

二人对视了好久。

11、

我敬爱的、亲爱的、可爱的 B 哥哥啊～

你倒是早说令尊能一手遮天啊，我们何必费这么多事儿？

我们几个出了办公室后，赶紧买了个杯奶茶去找 B 哥。

那时，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腿了。

而是狗的腿。

我把奶茶给 B 哥双手奉上，八卦地打听看。

一般这种家庭背景肯定不能轻易告诉别人，我得问的侧面婉转些。

没想到 B 哥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们真相。

他的父母……

都是……

在……

北京……

……

……

……

开淘宝店的????

我差点裂在当场。

我的思绪，都已经往故宫西墙外那嘎达飘了，结果当场就被极速拉回来了。

刚刚，B 哥都是装的。

原来，都是临场发挥。

B 哥，你的确是我哥。

当时被叫到办公室之后，我就全程开了录音。

B 哥装 B 的这一套，被录的清清楚楚。

辅导员和书记威胁我们那一套，也被录的清清楚楚。

12、

辅导员和书记安生了几天，反应过来那天 B 哥不过在吓唬人后，又把我们叫到了办公室。

小西知道后拦着我们不让去，她不希望因为她的事情影响大家的前途，说「我去认罪吧，齐老师正好讨厌我。」

小西还没说完，B 哥直接拒绝了。

「认什么罪！你有什么错！她讨厌你是她的问题！你好的不得了！」

B 哥哪句话都没说错，但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二次交锋，炮火更加猛烈了。

把我们围在中间审讯的变成三个人了，多了个 C 位——新闻学院院长。

说不怕是假的。

这老嘎货要是不让我们毕业，那确实是一句话的事儿了。

我们几个互相打气，已经到这了，不能怂。

怂了更危险。

先是书记开口，直奔主题。

「你们几个，把东西下了，做一个澄清。」

那口吻，高高在上。

「下什么东西？澄清什么东西？」

B 哥不愧是 B 哥，一秒又入戏了。

但书记这次不买帐了，因为他特意去查了 B 哥的家底儿，发现上次被戏耍了，所以这次更生气了。

「你少给我装傻！」

B 哥又想要狠了，结果院长发话了。

他示意书记先住嘴，然后对我们开始春风化雨、诲人不倦。

「同学们，你们做的那些内容我都看了，学校呢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不愧是当领导的，上来先让一步。

「都是有才华的孩子，学校也很珍惜你们的才华，借此机会能发现学生的才华，也是个难得的好事。」

院长几句话，确实蛮中听的。

「不过呢，那些文章啊、视频啊，不说针对谁啊，但是，确实，为学校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点你们不否认吧？」

「学校声誉坏了，将来你们说你们是一所学校毕业的，是脸上有光还是没光啊？其他同学也是一样。」

我们都没说话，妈的没办法反驳，确实是事实。

书记见我们有些动摇，他又出幺蛾子了，可他一开口，味儿又不对了。

「最关键的是，这一切都是你们的杜撰和污蔑，为了博人眼球而已，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现在，很简单，我们就是要解决事情，就一个要求，撤下你们上发的所有东西。」

就这水平，还当啥书记？人形鼓风机？专门让人火大的？

最后还是院长又收拢了话题，说出了今天谈话的重点。

「如果你们愿意澄清，院里考虑，给你们保研。」

13、

「需要怎么澄清？」

一直淡定的杨不突然发问。

我们知道他不会随意问，也确定他不会妥协，在这件事里，杨不比我们都要坚定。

我们或许是靠一腔热血在坚持，但他不是。

他是想得透彻。

该认错的人就要认错，该修正的就要修正，一方妥协了，错的还是错的。

那妥协毫无意义。

所以，我猜测杨不现在在套话。

我们也不表达，就看杨不要做什么。

「需要说明这件事情是个误会。」

「就这一句话？」

「嗯……还有……还……还需要认错，表示给学院学校带来了麻烦。」

「这件事情纯属误会，我们五人对于给新闻学院带来的麻烦表示抱歉，是这样吗？」

书记一听，立刻看了一眼院长，院长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书记只能犹豫着又开了口。

「不能说是误会，要说是你们因为不满学院管理，所以……编造的。」

「就这些？」

杨不一副不在乎的态度，让在场的院领导觉得有戏了，又恢复了谆谆善诱的好脸色。

「发完大家过一段时间就不记得你们了，但是保研可是切切实实的好处啊～」

「年轻人，要懂得取舍～」

「现在，当着院长的面，先把那些文章视频都删了吧……」

杨不搓了搓手，漫不经心地开口，一开口却呛人一跟头。

「学院的作风不正，教师的三观扭曲，网上诸多评论和分析，你们都不在乎，也看不到问题根源。」

「把我们叫来，不为解决问题，只为解决造成问题的人？」

「我以前还以为是辅导员一个人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从院长那就歪了。」

杨不机关枪一样一通谴责，B哥听完一拍大腿。

「这种研，保了有什么用？多看你们三年？我们还嫌恶心呢！」

我们三个女生也憋着笑，别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两个男生在关键时刻，真是太给力了。

对面三个平时人模狗样的院领导，此刻脸都快绿了。

然后，脸就真撕破了。

14、

开始出绝招了。

请家长。

我和寝室另一个女生是本地人，其他三人都是外地人。

我爸和女生的妈妈都被叫来了学校，外地同学的父母后面也会打电话。

我爸，我倒是不担心，护犊子。

但室友她妈，我就……需要捏把汗了，一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非常传统的女性。

我假装憋不住屎，出来赶紧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这来之前我得先把事情跟他理一遍，不能让那三孙子占了先机。

我爸听完，问了我一句「都录音了吗？」

「录了录了，都跟你学的。」

「行。」

然后，我爸和室友妈妈就坐在了办公室里。

15、

对决时刻到了。

三人非常不客观的把这件事情跟家长阐述了一边后，办公室里的气氛，奇怪的要命。

我爸看着院长、书记、辅导员，然后看了看我们。

室友她妈也看着院长、书记、辅导员，然后也看了看我们。

区别是，我爸的眼神是——探求。

而室友妈妈的眼神是——责怪。

这个眼神，我爸估计也解读到了，所以他没等室友妈妈开口，要开干了！

他找了个椅子拉过来坐下，跟那三人保持平视，迅速开口，是他平时在审讯室的气场。

「我听你们的意思是，我闺女『诽谤教师』是吧？要开除？」

「对，对我个人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而且给学校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辅导员说。

我爸没接她的话，只是扭过头来问我。

「那，闺女你诽谤了吗？」

我一口否决。

「没有啊，普通的网络冲浪而已。」

我爸听完点了点头，两手一摊对那几位说。

「我闺女说她没有。」

辅导员急了，上脸了，马上说。

「什么普通网络冲浪，她发的那些学校都传开了，对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

我爸继续问话。

「那你收钱了吗？只回答收了，还是没收。」

辅导员一时语塞，不知道这话题怎么转的这么快。

「没……」，想到还这么多班级群聊天记录，她又只好承认，
「收了。」

我爸呵一声，「你收了，然后大家都知道了，跟我闺女他们几个有什么关系？」

这厢辅导员觉得中了套，一下子急了，也没点人民教师的素质了。

「你放屁……你……胡搅蛮缠！！」

我爹立马揪着她骂人的疏漏不放，拿出了对犯人的架势。

「你注意你的说话方式，我这开着视频全程摄录，而且，你别瞎指我。」

院长和书记一看这场面，赶紧先拦住。

主要是拦辅导员，毕竟我爸也没生气。

另外一边的室友妈妈也被我爸的态度影响了，想听听学院到底做了点啥，把自己闺女逼急了，就主动问了一句「你们到底对我女儿做什么了？」

家长统一战线了。

16、

本来想搬出家长来压我们的三个人，现在自己砸脚面了。

只能院长再次抛出橄榄枝，提到了保研的事情，但他说得很婉转，毕竟录像还开着。

「学校很珍惜人才，希望他们能够在学校多读几年，得到，更高的成果。」

我爸听懂了，但不为所动，装作模样来问我们。

「院长他什么意思？扣你们留级？」

「不是，爸，院长、书记、齐老师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几个人出面澄清，说出'因为我们个人对学校的严格管理不满，所以编造了这件事情，我们五人对于给新闻学院带来的麻烦表示抱歉。'学院就给我们保研，如果不澄清，不删除，就不让我们上课。」

我故意把对面三个人模糊的信息，全部重复了一遍。

我爸扭过头去问三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面点头也不是，不点头也不是，最后只好认可我说的。

我爸半天没说话，意味深长。

「那刚才齐老师，怎么承认自己收钱了？这不前后矛盾了吗？」

「我刚才进来时，那石头不也摆在那吗？这位家长，你也看见了吧。」

室友妈妈不得不点头。

院长无奈了，叹了口气。

估计心想，这家长怎么油盐不进呢？

站起身，把我爸拉到一边，这是又要谆谆善诱了？

书记见状，也凑了过去，又形成了红脸加白脸的犄角之势。

院长和书记说了什么我没听到，他们声音太小。

但是我爸说了什么，我却听得真切。

他回头，对我说，「把视频关了吧。」

然后，他抽出被二人挟住的胳膊，放到了二人肩膀上，轻柔柔地拍了拍。

犄角之势，成了左拥右抱。

一会凑到院长耳边，一会凑到书记耳边。

「他们呢，才刚大三，后面还有两年，还需要各位的悉心教导，对吧。」

书记点点头，觉得我爸终于学会了抓重点，听需求。

「他们五个孩子，前途都捏在诸位手里。」

院长也轻微地点下了头，终于听懂了。

「所以，我作为家长，得保证他们顺顺利利。」

俩人同时点头了，你明白就好。

「那就只能这样了……」

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爸的背影上。

「我呢，知道几位家都住哪。」我爸两手轻拍了两下，俩人肩膀紧绷了一下。

「老婆是谁。」我爸说着看向了书记。

「几个老婆。」我爸又说着看了眼院长。

「如果几个孩子后面这两年，出现了任何不公平对待，什么不及格，或者不能毕业，咱们只能还得再见一次两次了。」

说完，我爸抽回了双臂，让出了一步空间。

此刻，二人恶狠狠地瞪着我爸，又不敢声张。

「所以，这事情结束了吗？孩子可以回去上课了吗？」

17、

院领导再也没找过我们，网上的内容依旧稳稳挂着。

一周后，学校的官博被不断 Cue 到，只能发出通知如下：

情况通报

11 月 1 日，学校收到关于我校教师涉嫌违反师风师德问题的实名举报，学校高度重视，按照我校《违规违纪调查处理试行办法》，立刻启动调查。

经查明，却存在违反师风师德实际情况，且情节严重，遂予以开除处理。

这一条，班长还转发保平安了。

而院长和书记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找过我们，书记时不时损我们几句，而院长一字不提。

看来心里事儿挺多的。

不过，我们中有人还是挂科了。

是 B 哥。

写作课，划过重点的一科，他挂了。

因为他故意的，他想借着自己挂科补考的借口，让写作课第一名小西给他补课……

真是招数百出。

后来，我们每次经过学院门口时候，那块石雕终于不挡着路了。

